

“现代主义漫步”系列特邀导览：何塞·雷布罗·斯塔勒斯（José Lebrero Stals）
精彩内容文字回顾



“现代主义漫步”系列
第一站
从作品开始

“Modern Time” Series
Starting from the Artworks
2023.6.22 Thu 周四 UCCA Edge

特邀导览
嘉宾：
何塞·雷布罗·斯塔勒斯（马拉加毕加索博物馆艺术总监）

Inspiring Guided Tour
Guest:
José Lebrero Stals (Artistic Director, Museo Picasso Málaga)
10:30-11:30 展厅 / Exhibition Hall

开幕对话：
现代主义漫步
嘉宾：
加布里埃尔·蒙图阿（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长）
薇罗尼卡·鲁多费尔（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策展人）

Opening Conversation:
Modern Time
Speakers:
Gabriel Montua (Head of Museum Berggruen)
Veronika Rudofer (Curator at Museum Berggruen)

主持人：
田霏宇（UCCA 馆长）

Moderator:
Philip Tinari (UCCA Director)
14:30-16:00 报告厅 / Auditorium

影像艺术交流：
《与众不同的毕加索》

Cinema Arts / Especial Picasso
19:30-20:30 报告厅 / Auditorium

UCCA Edge



活动时间：2023年6月22日（周六）10:30-11:30

活动地点：UCCA Edge 展厅

回看链接：<https://ucca.org.cn/program/starting-from-the-artworks/>

嘉宾：何塞·雷布罗·斯塔勒斯（José Lebrero Stals）（马拉加毕加索博物馆艺术总监）

录音整理编辑：王元蓉（实习生）、吴伊瑶

文字校对：逢芮



图1: UCCA Edge“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缘起：蓝色时期的肖像作

毕加索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在此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下，他一生不断地进行绘画和创作，持续到92岁高龄，直至去世。

毕加索家族起初居住在马拉加，但是由于战争原因，他们举家搬迁到了巴塞罗那——在那里，毕加索开始其“蓝色时期”（1901-1904）的创作，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创作于1904年第一幅作品——《海姆·萨巴特斯肖像》（见下图）。



图2：UCCA Edge“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毕加索的自我身份探寻：艺术形象中的自我投射

在上一幅作品之后，毕加索的创作兴趣由身边的亲友转至一种特定的人物意象——丑角。在意大利的戏剧文化中，丑角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形象，作为一个既自由又有着波西米亚风情的角色，它代表着一种戏谑和对生活的调侃。

《坐着的丑角》（见上图）创作于 1905 年，毕加索时年 23 岁。这一时期的毕加索正在探索着自我的身份构建——既作为一个个体，也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该作品所出现的小丑形象使得毕加索在其中找到了另一重自我，即他在这样的角色身上，看到了一些能够自我投射的部分。由此，毕加索开始思考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位置？或者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能够创作出怎样的角色？

从绘画到雕塑——20 世纪的艺术变革

继续聚焦毕加索创作于巴黎的作品，他在这一时期持续探索着全新的绘画及艺术创作方式，突破 19 世纪的绘画常规，以其个人化的视角对 20 世纪初的世界作出再现，映射出巴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

该时期，电影成为一种非常风靡的娱乐方式，它为大家带来了一种非常梦幻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人们坐在漆黑的影院内，同时能够看到屏幕上所呈现的、不断变幻的、五光十色的世界。而在科学领域，基础数学等学科也正经历变革。因此，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无疑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时代转变色彩的时间点。

以此为背景，这一时期的毕加索也从绘画与写作中走出，转向雕塑创作，努力通过练习和创作寻求创作雕塑的新方式。面前的这件《女子头像（费尔南德）》（见下图）作为毕加索在探索立体主义雕塑

的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同样也是立体主义雕塑的开山之作。在毕加索创作这件雕塑的时候，他并非旨在一模一样地复现某一位特定的人物——对他来说，他想要通过这一半身塑像的全新载体去呈现人物的形象，用一种趋于浑圆的手法来呈现雕塑作品。比起感官层面的视觉美学路径，不妨说这件雕塑更希望寻求一种几何建筑学层面的构造方式，而这也是毕加索这件作品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件作品，毕加索再一次确认了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并且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同时，该作品也在日后转变了20世纪西方艺术的风向，代表着一场艺术领域的变革。

静物之间：世界的再现

1908年前后，毕加索在其绘画创作中持续地探索着一种再现世界的方式，但是他不想要重蹈覆辙、遵循学院派的那种创作模式。而在这幅以装着梨与苹果的碗为主体的静物作品中，我们可以判断，毕加索找到了他的创作路径与方法。

这件静物绘画并没有呈现任何代表着宗教、政治或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它只是一幅单纯的静物。它通过用最简单的物品，如画中的梨和苹果，进行着一场实验：对毕加索而言，他尝试用最简单的物品来达到再现世界的效果，同时也不是一板一眼地去复刻人们眼前所见的那个世界。

这幅作品也影响了毕加索后继的诸多艺术家，包括展览后续会出现的保罗·克利。而在毕加索之前，则很少有艺术家会像这样去呈现静物的形象，但在塞尚（Paul Cézanne）——此次展览中呈现的第一件作品的作者，以及高更（Paul Gauguin）的画作中，都能看到类似的手法。因而，观察、比较艺术家们对静物的描绘与再现亦不失为一条值得探索的隐藏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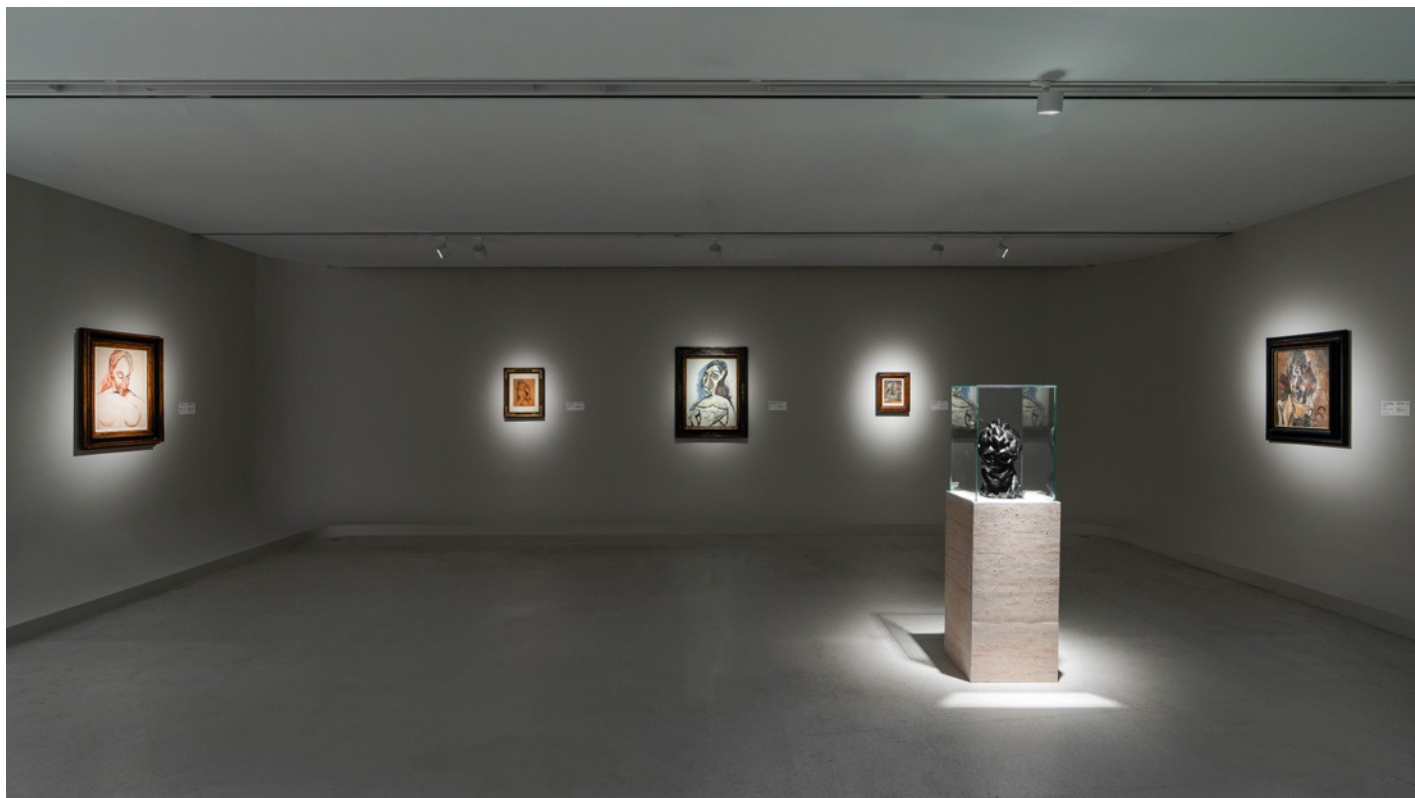


图3: UCCA Edge“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分叉路口：古典与现代的交汇

《拭足裸女坐像》（见下图）是毕加索创作于1921年的一幅作品。这一时期的毕加索已经非常出名，但他是一位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也不会轻易重复其作画模式的艺术家，所以他并没有所谓的个人固定风格，这幅作品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首先，要从毕加索的生活经历说起。毕加索出生于西班牙南部，在此，他浸润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之中。但是当他搬到了巴黎——这个比他出生地更靠北边的城市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917年，毕加索前往直意大利旅行，重访了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也去参观了庞贝古城。这次旅行让他在变换的视角中对古典主义艺术萌生出了不一样的理解与阐释路径。

眼前的这幅作品以一种理想化的风景为背景，天空、大海和沙滩被非常规整地划分开来，画面整体平静和谐的基调非常具有传统古典主义的风格。譬如该画作的主体是一位传统的女性裸体形象，代表着一种古典主义的目光与美学。

在他所处的时代，毕加索已经是一位十分先锋的、具有革新意识、一直致力于艺术实验的艺术家。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抛弃古典的传统。我们可以想象毕加索驾驶着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驶向未来；但同时，他也在后视镜中看着过去，回望着古典的艺术。

另外，在某种程度上，毕加索的作品也是其个人生平的一种象征与折射。当他处于一种积极、快乐的情绪中；当他沉浸、沐浴在爱河中，他就会创作出像这样和谐、平静的作品。当然，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情况——将在后续的作品中反映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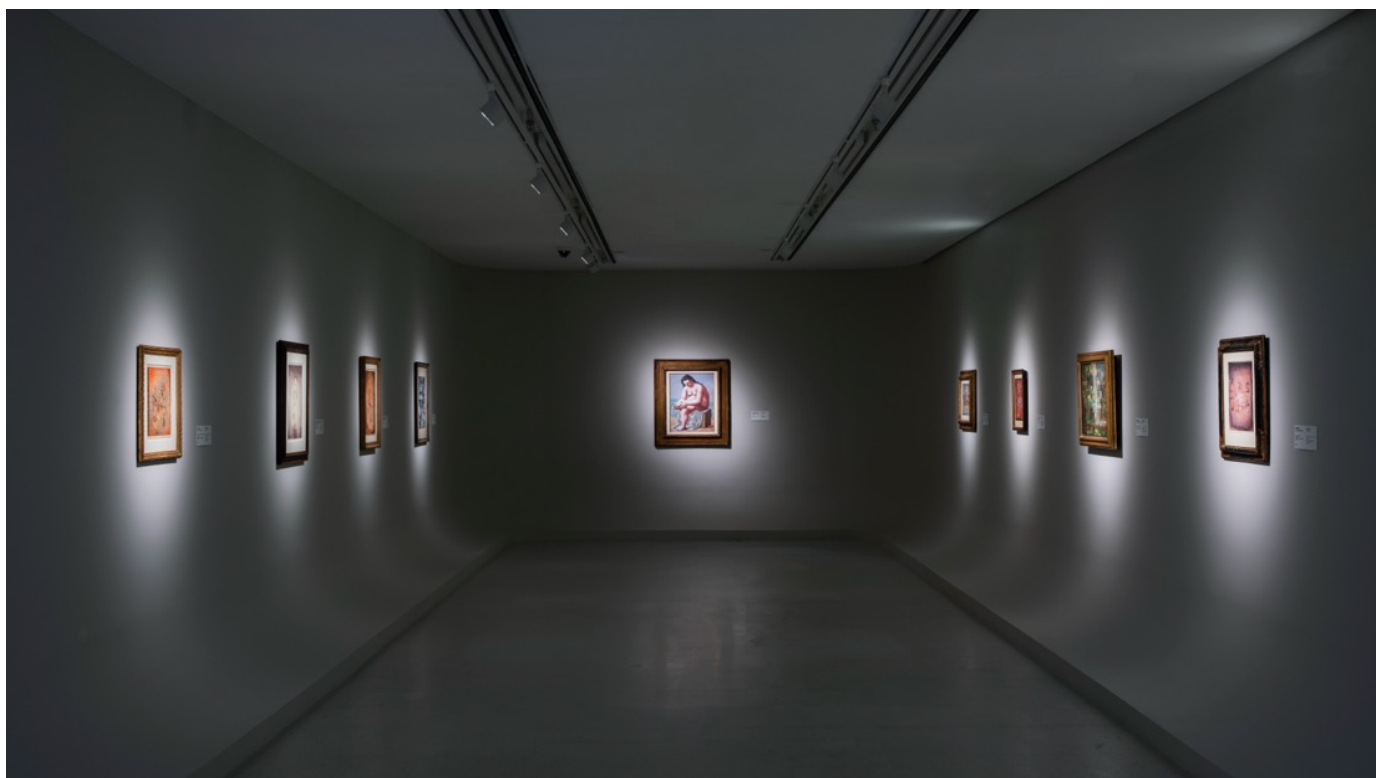


图4：UCCA Edge“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下沉年代：作为“政治武器”的艺术

与上一幅诞生在地中海文化之中的画作不同，《绿指甲的朵拉》（见下图）创作于1930年左右，诞生于西班牙这片土壤之下——一战的时代背景以及动荡的世界局势使整幅画沾染了战争与波折的印记。1933年，西班牙开始内战。1937年，世界范围的地缘政治处在两个政治巨头的主导之中：其一是盛行纳粹主义的德国；其二则是苏联。由这两个政治巨头所掀起的对抗、对持局势在艺术界乃至文学界等其他领域都显现出了种种端倪和迹象。

同时，当时的毕加索认识了一位名为朵拉·玛尔的女性，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师，而且具有非常高的文化水平与人格魅力，受到超现实主义这一流派的影响，朵拉拥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与艺术创作的天赋，对毕加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在画作中，她的指甲被涂成绿色，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颜色其实并不多见。显然，朵拉·玛尔这位女性具有诸多鲜明的自身个性特点，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超时代的女性——她并不属于当时的那个年代，她属于20世纪，甚至21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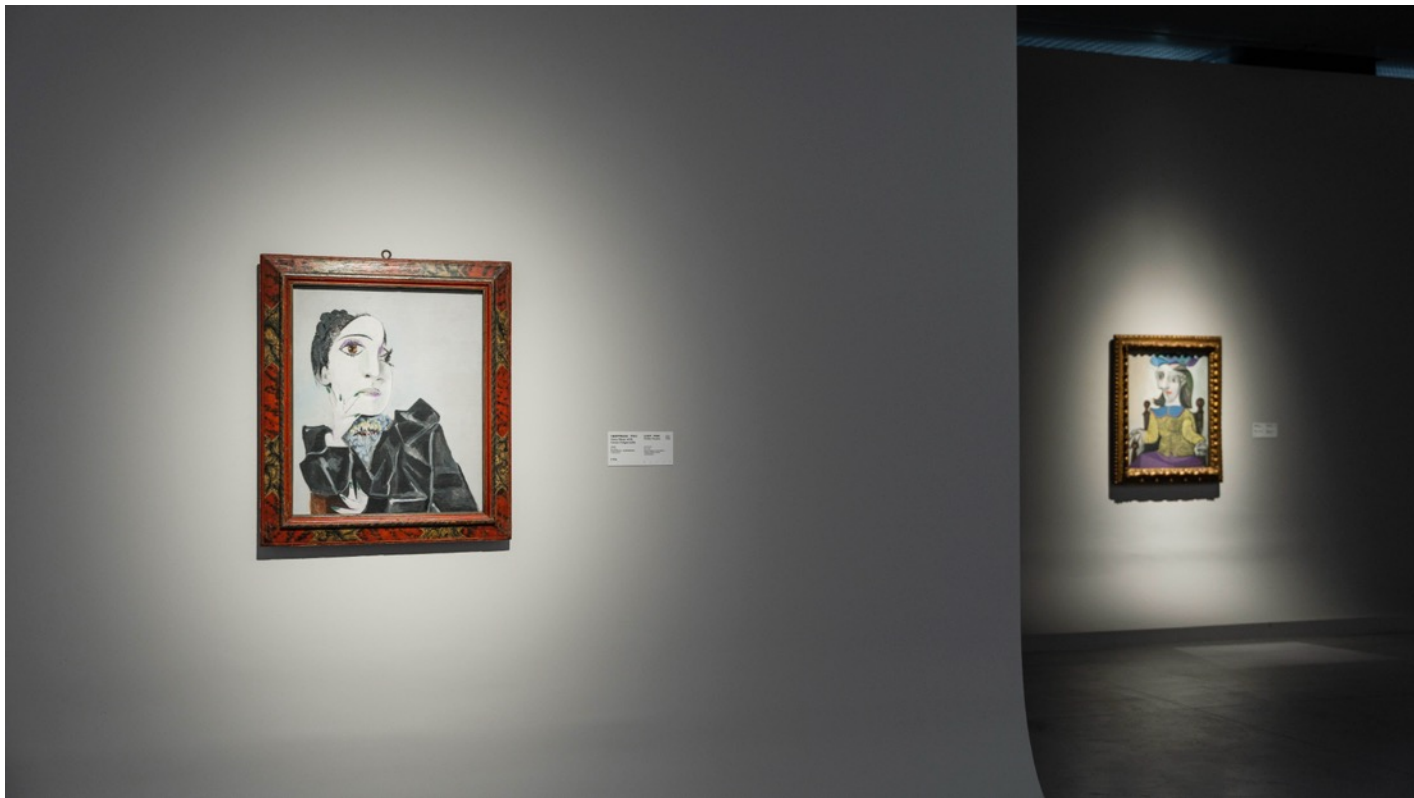


图5：UCCA Edge“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在1937年之后的几年间，一个世界性的展览在巴黎举办，每个国家最具有代表性的画作在此进行展示。西班牙指派毕加索为这一全球性的展览创作一幅足以占据整个墙面的壁画。通过几个月的创作，巨型壁画《格尔尼卡》——同时也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幅世界性的、具有重量级意义的名画诞生。这幅画作反映出了人们对于暴力、对于政治迫害、对于当时的战争的批判。如今，世界各地都能够看到这幅画的复制品，就连西班牙的监狱当中都有人复制这幅作品。它呼吁我们设想更好的生活，创想更美好的未来。

而在《格尔尼卡》这幅作品当中，绘画和艺术创作也被利用成了一种政治武器，用来反映人们的政治诉求。毕加索希望能站在整个西班牙社会与国家的宏观层面，呼吁大家用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更加多元的角度去考虑世界上种种事件与变化。也正是这一创作历程让我们看到了19世纪到20世纪的绘画创

作及绘画理念的转变——艺术创作不仅让我们看见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可能，同样也能够传递我们的政治诉求。因此，对绘画创作提供了全新思路、全新方式的毕加索可以被称为19世纪艺术创作的大师和先锋。他不仅发明了新的创作方式，他也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有关过去的绘画作品以及过去的创作方式所蕴含的力量。通过汲取这些力量，我们能够更好地前进，并拥有一个更明朗的未来。

游戏人生：日常生活中的艺术

这件以鹤为形态的雕塑作品的原材料选用十分有趣，它并非由“重要”的黄金或白银制成，而是由我们吃饭用的叉子做成；相应地，这只鹤头部的冠是由开瓶器所做；它的脖子则类似我们手提包的把手。毕加索就像一个魔术师，他用这些非常原始的、贴近日常生活的材料，塑造出了一个可以象征自由的雕塑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说，毕加索是一个喜欢在艺术中玩耍、“做游戏”的艺术家。

而毕加索在创作这幅雕塑作品的时候，已经年逾70岁了。毕加索年轻之时的创作与他步入老年后的创作是大相径庭的：作为青年的他可能并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度去创作任何一件他想创作的作品；而到了《鹤》这幅雕塑作品所创作的老年阶段，毕加索的创作过程反而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他用这些基础的材料，开启了一场创作游戏，通过艺术传达游戏人生的理念，给他的人生增添更多的可能性，或者能够打开一个通向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



图6：UCCA Edge“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未完成”的作品：毕加索创作生涯的来处与归处

随着展览的深入，画作的创作时期也逐渐来到毕加索的老年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会认为不再具备年轻时那般体力的毕加索，他的作品笔锋会不再犀利；整个绘画的尺寸也会有所减小，但实际并不是这样。

在毕加索创作生涯的最后几年——也是他人生当中的最后几年，他曾经动过一个胃部手术。而在手术前后，甚至在其整个老年阶段，他都没有停止创作，反而以更加强烈的表达欲望自由地进行创作。

在《斗牛士与裸女》这幅作品中，毕加索所挑战的是传统绘画中，需要把整个画布填满、不留空白部分的惯例。在该画当中，包括脚趾、若干身体部位在内的许多地方皆未着色——处于“最后”的创作阶

段的毕加索将创作重心从色彩填补与作品的“完成”中转移出，他开始认为，通过像这样快速地绘出作品人物、快速地完成人物的创作，“另一种”创作理念被传递出去：即我们并不需要填满所有的空白空间，我们可能甚至不需要传统意义上地“完成”整件艺术作品。未完成的作品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力与表达空间。



图7：UCCA Edge“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此时的他已经为自己的全部创作生涯画上句号，毕加索也已然变成了20世纪艺术创作领域的一个神话。同时，这幅画作也是毕加索对于自己人生的回眸与省思。身处晚年的毕加索开始回望自己的过去，想到自己的来路。生于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地区的他，在晚年的创作生涯中，将自己故乡的代表性历史人物——如画作中的斗牛士与裸女作为创作对象。而这一阶段的毕加索也终于达到了他自己的绘画自由，他可以创作任何他想创作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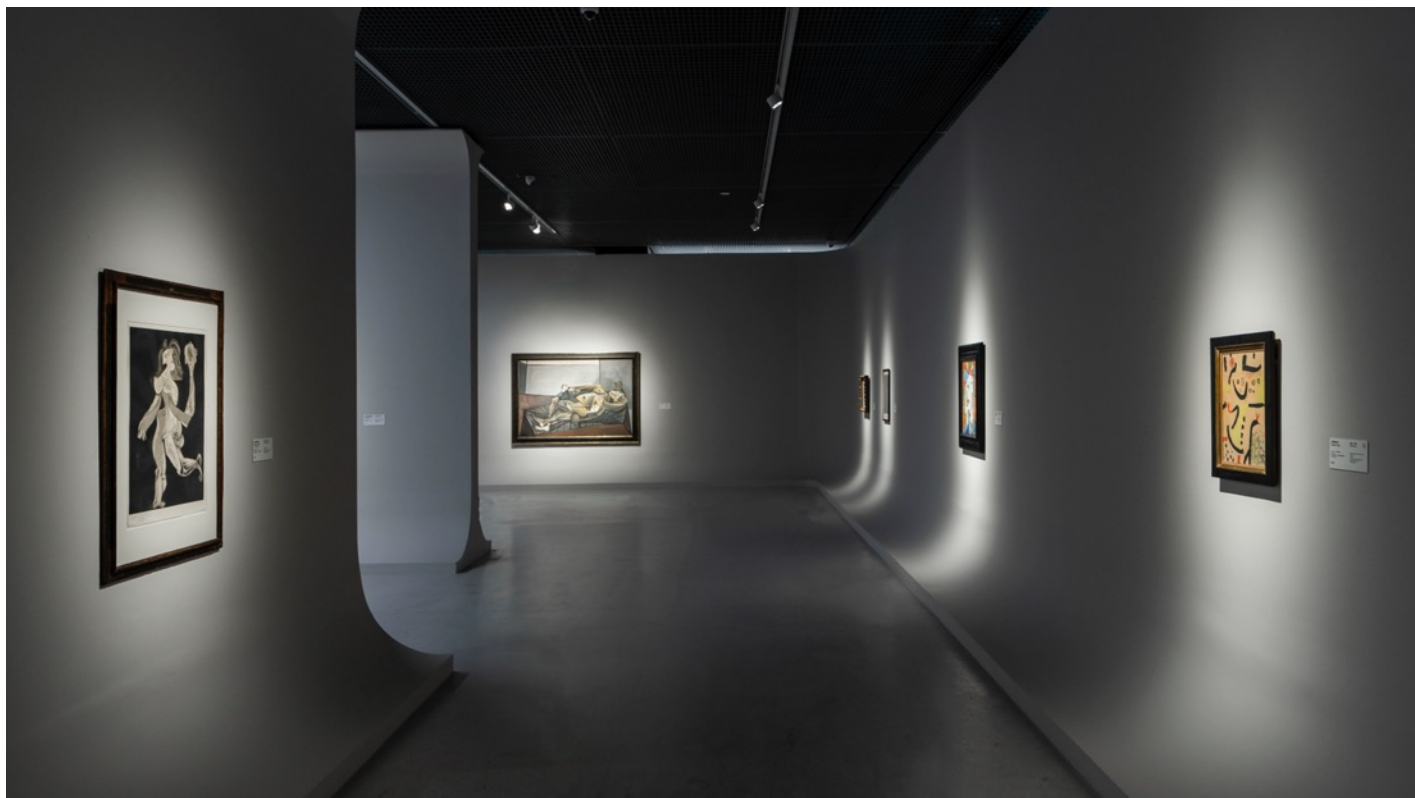


图8: UCCA Edge“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